

朱妃
瞻艺术馆
内的“澹
远乐安
——陆澹

陆澹安朋友圈里的医生

吴南瑶

“安文”好看。好看看到一次不够,原因在于哪怕只是一封信,一张残缺的手稿,或是一张照片,就能剥茧抽丝,牵出一串故人故事。比如1976年清明,陆澹安在一份刊登了自己的小说连载《落花流水》的剪报后写了一段跋,大意如下:

1930年夏天,我率黄玉麟的欧碧剧团在云南巡演8个月回来,《金钢钻报》的老板施济群“撞梗”我写一个长篇,于是便开始写《落花流水》。读者谬赞之外,老友陆士谔尤其喜欢。断断续续半年写了六回,可惜因为生病就没有继续下去。后来,陆士谔感叹:“我平生有数憾事,时蒙念中,今不能卒读《落花流水》,又一憾事矣,子夙善我,盍弥此憾乎?”我被老友的真挚感动,答应要继续写,但忽忽五十年过去,直到老友“墓木拱矣,余亦衰病,不能复续”。



神德收福 (篆刻) 张屏山

巴黎迷路

龙钢

那天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忽然想到自己在巴黎迷路的往事。巴黎的白天比较长,太阳要到晚上九点左右才下山,天真黑下来,则要到晚上十点过后。那天登上埃菲尔铁塔,已是晚上七点多,但夜巴黎还没出现。为了能一睹夜巴黎的景色,决定在塔上等到天黑。夜晚的巴黎,从塔上望去,灯光灿烂,非常漂亮,人们争相用手中的相机拍摄。到了晚上十二点,我随着人流开始撤退。我住的宾馆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条支马路上。凭着在埃菲尔铁塔上看到的香榭丽舍大街方向,心想走过去也没多少路。

巴黎的马路,在埃菲尔铁塔处呈放射状,类似于上海浦东的陆家嘴地区,有多达近十条马路通往巴黎各处,走错一条马路,就会离你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那天晚上,自以为没问题,但走着走着……原本还能看见的“凯旋门”也不见了,此时心里真的有点慌了。见前面有条大马路,原以为是香榭丽舍大街,“兴奋”地拐了过去,结果根本不是,抬腕一看,此时已是当地时间凌晨两点了。于是决定不能这样盲目地走下去了。正在此时,刚好有一辆出租车路过,笔者赶忙招手拦车。上了车,司机一阵法语,我用英语回答,司机听不懂,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了身上带着的酒店房卡,便掏了出来,比画着“告诉”司机,我要去这家酒店。司机看了看房卡,这才领会了我的意图,一踩油门,向着酒店方向驶去。吸取了巴黎迷路的教训,回国后便立即安上了手机导航。

83岁的陆澹安内心起伏,老朋友如果九原有知,能不能原谅我呀!陆澹安与陆士谔可谓是英雄惜英雄,才能都超越常人。陆士谔行医,则名列上海十大名医;写小说,计有百余种。而这个故事里另一事主施济群不仅鼓动陆澹安写爱情故事,更与严独鹤、陆澹安、程小青共同编辑中国第一本侦探杂志《侦探世界》。陆澹安翻译侦探小说《毒手》,他负责出资刊印,销路非常不错。《金钢钻报》初成立有股东十人,他是最主要的“金主”。因为深度卷入了文学圈,以致后来完全抛弃了自己行医的主业。

陆澹安朋友多,医界朋友里有像施济群这样弃医从文的,也有弃文从医后享誉医界的,比如恽铁樵。他做过《小说月报》的主编,英语好,擅长翻译。因为长子不幸病故,发奋学医。早年在南洋公学求学时埋下的教育理念,让他逐渐成为近代中医界精通旧学,又系统接受新学制教育的第一人,1925年,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及其弟子张破浪等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函教授学社”,也即后人熟知的“铁樵函授中医学校”。恽铁樵的学生中有一位叫顾雨时的,以学经方为主,但又博采时方精华,有“顾一帖”的声誉。恽顾师徒都给陆

澹安看过病,上世纪70年代,无书可读的陆康有一段时间曾在浦东区中心医院中医科跟在顾雨时后面抄方子。顾雨时的亲家是颜氏内科传人颜德馨,其父颜亦鲁也是陆澹安的好朋友。在办《金钢钻报》期间,陆澹安曾经写过一组《上海的医生》,除了列举了曾经开给他一管点进去疼得让他跳起来的眼药水,差点让他失明这样的坏医生之外,他为读者重点介绍了几位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好医生。正如现在的带货明星,代言自己没有使用过的,一旦翻车,自己的名誉也会受损。不是自己熟悉的,问过诊的,知根知底的,陆澹安也不敢向读者推荐。首先是帮助他恢复视力的张近枢医生。张医生是陆澹安的老师张孟兰的长公子,也是民立中学的老同学,后毕业于同济德文医学堂,1818年,与江逢治、沈云扉、黄钟等怀有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医学体系信念的同仁在上海德医学会支持下,合作开办了同德医学专门学校;次年,同德学校设附属“同德医院”于青岛路开业,供学生临床实习,张近枢被推举为医院院长。

同德医学专门学校育才无数,陆澹安这样描述其毕业生之一,来自山东的陈一龙医生:“性情仗爽,无时下名医积习,临诊极精细,我家人偶有疾病,请他诊治,无不应手而愈……”陈一龙当时在民立中学对面开了一所求仁医院,诊费和药费都极其低廉,有棘手的病例他都亲自诊断。

伤科方面,陆澹安推荐的是曾经为妻子治好了产后瘀血入脑,导致手腕奇痛,五指完全不能动弹的石筱山医生。1934年,盖叫天到上海来演武松,一着不慎,只听右腿咔嚓一声,剧痛之下,勉强支撑到一场戏落幕。剧院赶紧打电话给石筱山的父亲,石氏伤科的掌门人石晓山。紧急赶到的老先生仅凭手触摸,就判断是“胫

骨骨折”,短短几分钟做完三步处理后,盖叫天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叫好声中回到台上继续演出。“他家有一种秘传的手术,非常精妙,凡是关于筋络诸病,如痲痹瘫痪等症,药石所很难奏效的,一经请他推拿,往往立见奇效。”这位备受陆澹安推崇的,就是当时所开在西藏路平乐里,出身于嘉定推拿世家的朱春霆医生。朱春霆当年折服陆澹安的“秘技”就是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朱氏一指禅推拿法,其公子朱鼎成曾任华东医院推拿科主任,前一阵奥运资格系列赛在上海举行,他也出现在城市体育节的现场。早年朱春霆曾经为容国团、陈镜开等国手做过医疗保

障,如今,继续坐诊华东医院推拿科的朱鼎成也致力于针对不同职业的需求,发挥中医推拿的神奇功效。陆澹安的这组文章写于1927年,距离现在快100年了。陆澹安的医生朋友其实并不止上述几位,还有颜氏内科传人颜亦鲁、颜德馨,秦观后人“丁

在毕业集市上,我淘到一张“舒伯特小夜曲”的CD。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乐音如流淌的月华,在心湖上泛起粼粼波光。那些日子,这“月华”一遍遍拂过我心头,挥之不去。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开始到处淘古典音乐来听,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巴赫、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一个新时代的打开了。以一曲倾诉衷肠,无疑是浪漫的。浪漫的音乐,总带着微醺,像闪烁的萤火、跳动的烛光;抑或像《仲夏夜之梦》序曲——那首门德尔松创作于“十七岁雨季”的绝唱,有精灵在舞蹈,妖精在嬉戏,神秘的夏夜虚无缥缈、如梦似幻。最适合倾诉衷肠的,应该是夜曲;不独是舒伯特,也可以是雨滴般忧伤的肖邦、星空般纯真的莫扎特……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青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常在有月亮的夜晚,在一座贫瘠的小山上,向着心仪的女孩费尔明娜·达萨的窗口,拉上整晚小提琴,那是他专为她而作的夜曲——“花冠女神”。结果,不但惊扰了女孩的父亲,而且在一晚,他甚至被警备队当成间谍带走,戴上镣铐关进牢房三天三夜。无独有偶,费尔明娜的丈夫乌尔比诺,也在她的窗前演奏过夜曲;他用的是钢琴。后来,古典音乐伴随了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乌尔比诺去世的那天,还参加过一场糟糕的派对,结果暴风雨打散了乐队的演奏;让所有人狼狈不堪。当然,最盛大的派对出现在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纽约,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盖茨比家中,有一整个乐

池的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弦乐队、高低音铜鼓……不知乐队到底演奏了什么,是德沃夏克?还是格什温?或者就是那部著名的《蓝色狂想曲》吧?当然,派对中的音乐,“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无数梦想在此孕育,让它那样陌生、多变,充满不确定性,亦注定了幻灭。这一切就像我偏爱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最适合听它的,是电闪雷鸣的日子。每当雷声和“命运”的脚步一同奏响,我总会想起生命踏入尾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精神的巨人爆发出无上的热情,“颂赞生命!颂赞死亡!”尽管命运有诸多不堪承受之重,恰似夏天的酷热和暴风雨,但他始终满怀爱和希望,像人生的第一天一样,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日子”。

内,朗诵着美妙的诗句,别有一番心情,似乎与李白、杜甫、苏轼等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当天的诵读之夜,著名诗人赵丽宏是朗诵嘉宾。我2011年参加市诗歌比赛得奖的时候,赵丽宏老师作为颁奖嘉宾,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晚可以说是再续前缘。在接受上海综合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诗歌是人类灵魂的结晶,作为读者参与书展是最大的快乐。在家读诗是一个人的快乐,在书展里分享诗歌是大众的快乐,分享越多,快乐越多。

书展年年相约,二十年不负相思意。满堂花醉,不如说为书而醉,美好阅读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年上海书展,我还是愿意遨游书中,共此欢乐。

十日谈

我和上海书展 责编:郭影

现实、宏观与微景,上海的发展变化在桂老师的感悟和转化中,成为饱满激情的文字,汇入他的作品。听到激情处,我还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互动环节还收获了一本他的签名诗歌集。

书香绵绵,二十载不负相思意

王丽娜

当书展从延安西路搬到上海展览中心时,我依然追寻书香而去。新的地方,新的感受。上海展览中心的整体布置让书展有了更强的仪式感。踏入大厅,总觉得是参加一场盛宴。每当有诗歌讲座的时候,我化身成为粉丝,和名家交流,和诗歌交流。人相同,书不同,读书的感受也是屡屡翻新。记忆最深刻的非2013年书展莫属。作为“微朗读”幸运微友,我参与了“相约星期二”诵读之夜,站在金色大厅

《完美的日子》里的公厕计划

袁索

大导演文德斯的《完美的日子》引发了众多话题。《完美的日子》里呈现了东京涩谷著名的公厕计划。东京涩谷的公厕计划极有眼球效应,领衔设计

的隈研吾、安藤忠雄、伊东丰雄等多位国际顶尖建筑设计师,打造出17间兼具功能、质感、科技、创意的如艺术品般的公厕,其中有好几间就坐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区域内。由安藤忠雄设计的“凉亭”,在落成伊始我就光顾了,建筑物的中央为无障碍区域,两侧分别为男、女厕,金属质地的苍穹式的宽檐圆顶,给人以稳定之感,自然光透过外墙栅栏射入内里回廊,远处望去恰似一座凉亭。由伊东丰雄设计的那间,远看就像三个大蘑菇和谐安满地睡躺在森林中,给了使用者一份安心感。隈研吾设计的那间,以“森林中的小径”为理念,主打温馨风格,有无障碍空间、儿童用、妇婴用、老人

骨骨折”,短短几分钟做完三步处理后,盖叫天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叫好声中回到台上继续演出。“他家有一种秘传的手术,非常精妙,凡是关于筋络诸病,如痲痹瘫痪等症,药石所很难奏效的,一经请他推拿,往往立见奇效。”这位备受陆澹安推崇的,就是当时所开在西藏路平乐里,出身于嘉定推拿世家的朱春霆医生。朱春霆当年折服陆澹安的“秘技”就是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朱氏一指禅推拿法,其公子朱鼎成曾任华东医院推拿科主任,前一阵奥运资格系列赛在上海举行,他也出现在城市体育节的现场。早年朱春霆曾经为容国团、陈镜开等国手做过医疗保

障,如今,继续坐诊华东医院推拿科的朱鼎成也致力于针对不同职业的需求,发挥中医推拿的神奇功效。陆澹安的这组文章写于1927年,距离现在快100年了。陆澹安的医生朋友其实并不止上述几位,还有颜氏内科传人颜亦鲁、颜德馨,秦观后人“丁

在毕业集市上,我淘到一张“舒伯特小夜曲”的CD。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乐音如流淌的月华,在心湖上泛起粼粼波光。那些日子,这“月华”一遍遍拂过我心头,挥之不去。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开始到处淘古典音乐来听,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巴赫、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一个新时代的打开了。以一曲倾诉衷肠,无疑是浪漫的。浪漫的音乐,总带着微醺,像闪烁的萤火、跳动的烛光;抑或像《仲夏夜之梦》序曲——那首门德尔松创作于“十七岁雨季”的绝唱,有精灵在舞蹈,妖精在嬉戏,神秘的夏夜虚无缥缈、如梦似幻。最适合倾诉衷肠的,应该是夜曲;不独是舒伯特,也可以是雨滴般忧伤的肖邦、星空般纯真的莫扎特……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青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常在有月亮的夜晚,在一座贫瘠的小山上,向着心仪的女孩费尔明娜·达萨的窗口,拉上整晚小提琴,那是他专为她而作的夜曲——“花冠女神”。结果,不但惊扰了女孩的父亲,而且在一晚,他甚至被警备队当成间谍带走,戴上镣铐关进牢房三天三夜。无独有偶,费尔明娜的丈夫乌尔比诺,也在她的窗前演奏过夜曲;他用的是钢琴。后来,古典音乐伴随了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乌尔比诺去世的那天,还参加过一场糟糕的派对,结果暴风雨打散了乐队的演奏;让所有人狼狈不堪。当然,最盛大的派对出现在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纽约,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盖茨比家中,有一整个乐

音乐和爱

李佳

池的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弦乐队、高低音铜鼓……不知乐队到底演奏了什么,是德沃夏克?还是格什温?或者就是那部著名的《蓝色狂想曲》吧?当然,派对中的音乐,“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无数梦想在此孕育,让它那样陌生、多变,充满不确定性,亦注定了幻灭。这一切就像我偏爱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最适合听它的,是电闪雷鸣的日子。每当雷声和“命运”的脚步一同奏响,我总会想起生命踏入尾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精神的巨人爆发出无上的热情,“颂赞生命!颂赞死亡!”尽管命运有诸多不堪承受之重,恰似夏天的酷热和暴风雨,但他始终满怀爱和希望,像人生的第一天一样,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日子”。

内,朗诵着美妙的诗句,别有一番心情,似乎与李白、杜甫、苏轼等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当天的诵读之夜,著名诗人赵丽宏是朗诵嘉宾。我2011年参加市诗歌比赛得奖的时候,赵丽宏老师作为颁奖嘉宾,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晚可以说是再续前缘。在接受上海综合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诗歌是人类灵魂的结晶,作为读者参与书展是最大的快乐。在家读诗是一个人的快乐,在书展里分享诗歌是大众的快乐,分享越多,快乐越多。

书展年年相约,二十年不负相思意。满堂花醉,不如说为书而醉,美好阅读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年上海书展,我还是愿意遨游书中,共此欢乐。

参加上海书展,早已是我们全家的重

要仪式。



素韵 (中国画) 汤兆基



素韵 (中国画) 汤兆基